

白雪公路之夜

白晳碎片靜靜飄落，點在肩頭稍作駐足，龔泓朗插腰站在路肩，長抒一口氣，霧濛濛地，遮擋視線，將眼前所見再蒙上深淺不一的白，越發分不清方向。

看了眼 1990 年代的老爺車，與自己差不了多少歲，同為上世紀的產物。自記事起便伴隨在側的舊皮革味又在不知不覺增添許多傷疤，破舊的裂痕與綻開的縫線怵目驚心。只剩家中老父親捨不得，說這塊是熱巧克力留下的髒汗，方向盤上的劃痕又是哪次給母親練習開車時，差點出車禍壓上去的，或許也多虧於此，縱使母親已去世多年，家中的每一處轉角，仍舊維持女主人在世前的小習慣與模糊的身影。

幽靈似地，隨時能探出頭來。

低身探進車身，往前座置物箱摸索好一陣子才找出最後一包煙，外層的包裝因年久褪色，半邊斑駁幾乎成白。抖抖煙盒，倒出紙煙的動作不大熟練，連續打火幾次也點不著，惟獨父親的 zippo 打火機那沉穩的灰一副泰然自若模樣，不急不緩，在煩躁的邊緣終於點燃煙頭，火星升起亮眼的橘紅色，於車內緩緩散佈潮化的煙味。只放在煙灰缸裡，沒吸上一口。

透明的煙灰缸是結婚前母親送的情人節禮物，玻璃材質不好攜帶，放在車上更是易碎，卻想著每天使用，大陣仗裝上支架只為了保護煙灰缸。趴在方向盤上，斜眼望過去，此刻玻璃投射出雪地滿目的白，隨季節與時間流轉，隨時變換真實樣貌的透明畫布，父親曾說「就是喜歡隨時充滿驚喜這點」，年幼的他尚且分不清話裡對象究竟為何，亦來不及開口追問。

隨著撲撲兩聲，排氣管後黑煙好似揚起帆正要出航，有一定年紀的引擎運轉聲難以忽視，籠罩周身，時不時上下起伏的機械噪音填補車內悄無聲息的空隙，打開電台，正巧播到那首家喻戶曉的加州大飯店。前奏緩極其緩慢地掀開布幕，將聽眾的注意力盡數勾走，彷彿真實被困在走不出盡頭的華麗廊道之中，美國夢的模板人人都懷抱過，奇蹟卻不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。

算不上快的車速吹不乾殘留的雪水殘跡，凍得手指通紅，沒打算收回窗外漫不經心的半隻手，知覺漸漸褪去，只剩鼻頭搔癢難耐，敏感而小心翼翼，習慣不了的煙味薰紅雙眼。且聽歌曲進入末段，激烈的吉他獨奏與鼓聲相呼應，收回手，腦內鬧轟轟地，隔著收音機沙沙聲頓感遙遠而事不關己。

哼笑出聲，音色間狀若嘶吼，如此強烈的情感與滑弦，想必在這雪地裡彈不出來吧。

煙灰隨路面顛簸掉落，許是受潮過於嚴重，火星滅去，降下暗度，而後配合得當的引擎如往常嘖嘖兩聲，就此罷工。似乎一切事物全力脫離正軌，逃出原先的規劃，低聲咒罵，語氣放得很低很輕，他並不是擅長發狠的類型。

重重一拳停在方向盤上，喇叭發出悲鳴卻無濟於事，一切聲響隨即遭皚皚白雪吸收，無力傳達。

車門忽地被打開，沒給人任何反應時間。

還正想著後車廂塞了把雨傘，勉強能當作防身武器，是該放得近些。龔泓朗便看清來人的側臉，他不可能認錯，眉頭深鎖，一如記憶裡的模樣，似乎懷抱此世一切憤怒與不滿的人，此刻也雙手橫於胸前，瞪著前方漫漫白雪。駝色大衣大半染上雪白，鼻頭凍得通紅，渾身止不住的發抖克制自己，終究漏了點蛛絲馬跡，接過龔泓朗遞過來的衛生紙後，來人只簡短道聲謝，隨即又倔強地直視前方，蜿蜒而看不出盡頭的公路。

「小宮。」

好像有很多話該事先問清楚，為什麼一個人出現在這荒郊野外，上車是要去哪裡，不先自己開口嗎。

「幹嘛。」

聞言總算轉過頭的青年臉色不見好轉，兩人的視線首次對上，龔泓朗靜靜盯著眼前的人，偏淺色的雙眼，潛藏層層迷霧，撥不開的千斤重壓，他無比熟悉的，總在眺望遠方的眼眸。思來想去，默默趴向後座一番摸索，將保溫瓶交至對方手上。「先喝點熱水吧。」

張宮沒接過水壺，默默坐在原位一動也不動，身體還在微微發抖，駝色大衣上頭的雪漸漸融化滲進布料。雙手環抱胸前，手指斷斷續續點在上臂，焦躁不安，全力克制情緒的表情驚扭，固定不變的眼神也因此更顯迷茫。像是無法對焦的相機，徒然盯著前方，在地平線的消失點祈求後方仍有風景。

一旦進入這種狀態暫時無法溝通了。龔泓朗放棄再搭話，眼看一時半會搞不清楚的事堆得像山一樣高，先從比較緊急的處理起，突然出現的兒時玩伴心情如何，稍稍往後挪也未嘗不可。

並沒多做解釋，逕行下車檢查引擎，張宮同樣沒多做挽留，頂多是嘴角瞥

得更歪曲，緊緊盯著車外的點點細雪，與雪中不發一語，低頭蠻幹的笨拙舊友。本想說些什麼，抱怨也好嘲笑亦然，可話到了嘴邊只能乾澀地舔過嘴唇。

「笨蛋。」拉不下臉，最後只能傾吐出的簡短字句力度不夠，輕飄飄地化作口中白煙。車外的人恰巧抬起頭，也不知聽沒聽到，衝著車內扯起嘴角，手比個 OK 壓根沒看懂想傳達些什麼。

「笨蛋。」

趕在對方上車前，軟弱無力的感想依舊沒勇氣說清楚。

車子重新上路，張宮沒開口問要去哪，龔泓朗就也沒主動問起出現在大雪中的理由，兩人對此默契絕佳，連眼神也沒對上，隔著正中央的收音機，今日的電台選歌盡是上世紀的回憶，恰好熱鬧非凡，多少掩蓋了彼此心知肚明的不協調。

「我以為你不抽煙。」又不知過了多久，幾乎不帶感情，張宮的視線甚至沒動一下，開口打破樂聲。

龔泓朗挑起一邊眉，回話隨意。「是不抽，只是點著我爸喜歡的味道。」

仔細瞧才發現一旁的 zippo 打火機是叔叔珍藏的那款，上頭刻著夫妻名字的縮寫，是獨力完成的，多少有些坑坑巴巴，手工味十足。

「那你出來旅行是因為這個？」

「不是。」方向盤向左打，規矩地打上轉彎燈，縱使整片原野能看見的車僅此一輛，一切控制於正規，字句反覆咀嚼，幾經雕琢，不帶多餘雜質。「是因為我妹也去世了。上個月的事，兩個人都當場死亡。」

煙灰一震，抖落少許，隨車身顛簸灑出煙灰缸守備範圍，又濃郁幾分的氣息惹人不快。

「欸泓朗，你不是要自殺吧。」

本是開玩笑的隨心之語，驀地轉過頭對上嘴邊輕笑時，心卻直直下墜失了底。

「不是。」龔泓朗失笑，目光緊盯前方，握著方向盤的手四平八穩，絲毫未變。「小宮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種人的吧？」

張宮仔細端詳一旁許久未見的側臉，不怎麼習慣對方的視線不在自己身上，無意識皺起的眉頭看來總不好相處，才七、八年不見，歲月悄悄刻畫下淚溝與面部凹陷的痕跡，黑眼圈和長期失眠的自己相差無幾，勞累與陰鬱混雜成

一團。龔泓朗不該是這副模樣，至少不該在此刻，在眼前，擺出可憐兮兮的姿態。

「……龔泓朗，你這種地方真的很讓人討厭。」

低下頭，只聽鄰座乾笑幾聲，似乎不大在意。張宮多說一字也嫌煩，再次雙手交叉橫於胸前，神情漠然，幾乎不帶感情宛若石像。

天色漸暗，駛離主要幹道，依循路邊最近的旅館指示牌不消片刻便抵達小鎮，路上零星的燈光照明少得可憐，空無一人的加油站和正拉下鐵門的超商勉強撐起場面，也只剩汽車旅館門口高聳的霓虹招牌一閃一滅，不大靈光的主演。

「住一間房你不介意吧？」熄火後，輕巧說著推開車門便要走向櫃台。

「我身上沒帶太多錢，得省著點花。」

「你沒帶信用卡出門？」張宮眼底的狐疑不言自明，一邊高高挑起的眉還帶著不滿，全然忽略此課本人才是身無分文的狀況，龔泓朗停下腳步，轉過身，默默接受迎面而來的挑釁語氣，大概猜到對方狀況不是太體面。

「只有現金，不多。」

「那晚點借我手機，打個電話就好。」

重重關上車門，經不起折磨的高齡車身一陣晃動。彼此都屬於高挑的身材，窩在裡頭多少顯得憋屈，溢出的強烈情緒一經釋放便張牙舞爪絲毫不知收斂，兩人越過車身相互凝望，相顧無言，直到張宮不悅地撇撇嘴，眼神細眯成一條線，得到龔泓朗淺淺點頭，驗證心中猜想。

「真是夠了。現在這個年代怎麼會有人出門不帶手機啊！」

口裡抱怨連連，腳步倒是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抓著方才龔泓朗遞過來的披肩，洗衣精的味道仍與兒時記憶中一模一樣，是阿姨慣用的牌子，抓緊了些，屬於過往的微小痕跡，三步併兩步走，跟上前頭已經拿到鑰匙的男人。

「我睡沙發吧。」胡亂擦過濕漉漉的頭髮，暗紅色的髮絲細碎披在額頭，遮蓋大半眼神，不時仍有水珠滴落，旅館是木質地板，浴室門口浸潤成破舊的霉味。眼看同行者渾身不自在，落水貓一般連腳趾一同蜷縮，手腳並用不斷拉平床單，瘦弱的身子大半掩於披肩，一看便知又沒好好吃飯。「我知道，你不喜歡和別人共用空間，我不會勉強你。住一間房的事就……稍微忍忍了，抱

歉。」

「喔。」

低下頭避過視線，雙手環抱膝蓋將半張臉埋進去，龔泓朗猜不出一聲

「喔」是應好抑或抱怨，開了一天車後腦袋累得荒，沒心思再去猜。自小時他就沒一次搞懂對方生氣的理由與時機，何況幾年未見的時光說長不長，卻也不夠靠近，腦內的畫面幾近褪色，所謂記憶過於不可靠，曖昧不明的輪廓如牆上暗沉，切實明白其存在，相伴終日又若陌生人般錯身而過。

且看床上不安分的貓漸漸伏下身，弓起的背不再緊繃，眼神裡殘存的一絲不悅只是暫時妥協，到底是上流家庭出身的孩子，發怒時也得小心翼翼遵守某種看不見的規範，華麗而優雅的氣質，不知是與生俱來的傲氣，還是在藝術世家中耳濡目染已呈呼吸一般習慣的高度，與他這樣普通人家的野小孩大不相配。不過是住得近，一起行動的時間不知不覺變多了，作為亞裔移民，那堵打不破的牆確實存在，學校裡也自然湊在一塊，綁定銷售似地。

「愛玩洋娃娃的」和「愛打架的亞洲人」成了代稱，甚至蓋過原先的名字，有關他們的一切在傳聞發酵，飄散至空中，乘著正午刺眼的陽光令人睜不開眼，逆著光走近叫喚的身影依舊是模糊的輪廓，上年幼而稚嫩的聲線，當時張宮於耳邊，焦急中又夾雜埋怨的喊聲，一字一句駐足腦海，零碎散亂而不起眼的記憶角落遲了許多年，事到如今展露出閃閃發亮的模樣，盡屬成堆早就拋之腦後，斷去回頭路，不可能再往返，僅限一夜奇蹟般的銀河軌跡。

是啊，想起來了。

曾經最喜歡的故事遊戲，扮演喬凡尼與康帕內拉，彷彿如此便能飛往天際，忘卻一切庸俗平凡的日常，割開無謂多餘的行囊，直至肩上再無負荷，輕輕睜開眼，眨三下作為暗號，再看清時已是截然不同的景色。

深信不疑的童話次次上演，只有兩人觀賞的，不出幾坪大小的閣樓房間裡，對當初的我們來說即為真實。

「幹嘛一直盯著我看。」床上的人臉大半埋著，更襯托色調亮麗的眼眸，反射點點螢光，源自旅館內老舊的電視機，運轉時嗡嗡作響，為對話間空隙升溫。

「只是想你爺爺要是聽你這樣說話，又要破口大罵好一頓了。」

張宮接下對面戲謔的笑。「還不都是你教的，髒話呀，隨便應付的口氣

呀，全都是跟你學來的不是嗎？」

「反正我爺爺大概也沒機會唸我了，上個月開始狀況變差，昨天醫生說要我這個唯一的家屬有心理準備。」所以我偷偷從醫院裡溜出來，不記得帶任何東西，花光身上現金買火車票，回過神來就到這了。聲音悶在手臂裡，聽不大清楚，縱使不必說出後半，龔泓朗也能猜出大半，按青梅竹馬的性子，死都拉不下臉的壞脾氣，纖細敏感又容易受傷的心，築起一層又一層的高牆，看似拒人於千里之外卻一碰便碎諸多偽裝，越親近的人更是如此。

「那你更應該在醫院陪著他，我載你回去。」

「笨蛋。就是這樣我才不敢……只要我沒回去，什麼都不知道，爺爺在我心裡……就是活著的啊。」過於強烈的鼻音捅破遮掩，肩膀一抖一抖地，瘦弱而不堪摧折的軀體盡力縮小存在感，尚未長大的模樣，與兒時記憶中每每遭同學欺侮，蹲在角落低聲啜泣，表情滿是忿恨的模糊影像重疊。遠比悲傷更強烈的是憤怒，他埋怨著自己的弱小，不斷為此不甘、掙扎，儘管看不見埋首雙臂環繞的臉，可每一次，每一次，不論身處何地，龔泓朗總能找到他。

「我大概懂了，泓朗你不想陪在阿姨身邊的理由……我們、我們都是一樣的……」自幼時懵懂起，那似有若無的絲線勾住你我，曾自以為最了解，最靠近的那顆星。張宮能看懂龔泓朗想念日本生活的眼淚，龔泓朗則隱約察覺到，兩人的空洞歸根同源，生活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煩惱，可見見知曉一輩子也不可能完全屬於此地，又無法回頭，無法再被視為同類的孤寂感，使他們失了根，腳踏不到實地，始終輕飄飄地浮著，離地三公分的距離常人無法察覺。

泓朗一家平凡的橘黃色燈光成了張宮身處異國，少數得以放鬆身心的避風港，溫暖熱鬧的聖誕大餐，沒一次缺席的生日驚喜，坐在門廊手織圍巾的母親身影，和溫柔撫上額頭的大手，所有細碎的片段。

直到共同敬重的母親因病住院為止，病痛將其折磨得不成人形，死亡的氣息撲面而至，對年幼無知的稚童而言又過於遙遠，難以理解，命運決定的無常如陰晴圓缺般飄忽不定，無從預測，像如影隨形的恐懼不知何時顯露獠牙，攪緊心臟。張宮堵在門口，用盡全力也底擋不住轉身離開的堅決身影，奮力嘶吼著，無能為力的最後發洩，全隨龔泓朗的最後一句話聲歸於寂靜。

「別因為自己沒爸媽就想來搶我的。」

此後形同陌生人，即便擦身而過也無話可說，葬禮更沒臉參加，一晃眼已是八年後的偶然，分不清是宿命早已注定的緣分，糾葛纏繞的荊棘深入肌膚，遺忘不了的痛楚。滲入每一次呼吸，清晨似乎做過的夢，對著鏡子喃喃自語的黑眼圈，到頭來他們仍是孤身一人。

「小宮。」搖搖肩膀，形同虛設的最後一道防線瓦解，抬頭所見便是掛滿淚痕，雙眼紅腫的淒慘狀態。「別像我一樣，會後悔的。」

不知為何，龔泓朗又笑了起來，壓根沒什麼好開心的，大可撒潑任性大哭出聲發洩一切的時候，眼前的人反而會笑出聲，雙眼細眯成一條線不放眼淚逃走，明明正是傷心至極點時，仍愛逞強，獨自隱忍傷口的傻瓜。

「現在走吧，收拾一下我們盡快出發。」

抓過車鑰匙，顧不上沒乾透的頭髮轉身便要走，後方的手仍固執不放，搖搖頭，祈禱似地，雙手合十，緊握住他兒時的英雄。

「再一晚就好，讓我，再擁有一晚的回憶就好。」

「我想……我可能喜歡過你也說不定。」

龔泓朗微微側過頭，自視線邊緣寬見旁人蜷縮起的背影，思索良久，沉默將軀體剝皮露骨，直至心臟跳動的起伏清晰可見，血管內流過的悸動是透明無色，似是震動又若膨脹的情感，連本人都意外的話脫口而出。

「我倒是覺得，我可能今天才重新喜歡上你。」

「真是，就沒一次是有默契的。」嗤笑出聲，難得看見小少爺如此沒教養的笑法，逐漸轉為張著嘴開懷大笑，直到龔泓朗也憋不住一同低低笑出聲，兩人大笑著，笑到在床上打滾，時不時踢到撞到對方的腳和胳膊，再你一來我一往回敬，幼稚得可以。

簡直像小時候的聖誕節，依偎彼此，期待著能拆到什麼禮物的心情。

「下次見。」

車子停在醫院門口。

「嗯，下次見。」

斟酌了會，唯一能為心情做結的話語貧瘠的淒慘。

倘若胸口的熱度不假，假如羈絆當真這般珍貴，不必去懷疑，相信也顯多

餘。只是如同眼前漫漫白雪，如同記憶裡的銀河，理所當然的存在，只是偶爾會因過於強烈而遺忘的感情。

揮手道別後車燈逐漸隱沒在純白的大雪中，閃爍不清，掩蓋足跡。

宛若星光，又似夢囈般，想必，今後不可能忘記的夜晚。